

我的震泽

荆歌

无数次去震泽,也无数次写下关于它的文字。更有无数次,在那些美极的小弄里走,在回忆里走,在雨里、在月光下走。

走回震泽的路,是细长而虚幻的,真得就像开放在眼前的花朵,恍惚得就像前世的情景。

我在震泽生活工作的时候,它是什么样子的?也是这桥、这街道、这水,这塔与寺吗?它一定曾经是眼前的样子,它也一定不完全是这样的。那时候的它,是属于我的青春的,属于灯下写诗的我,属于晚风中发呆的我,属于一所古老中学校园里的我。

它是我河边散步时的浆声,是我独立小桥上看到的少女背影,是宝塔在秋风中的角铃叮当,是星期天校园里空寂的野鸽子的咕咕……

后来去震泽,总是与朋友相伴,仿佛是去作新奇的探游,仿佛都是第一次。那些从遥远地方来的朋友,他们来看江南,来看这安宁而古雅的小镇。我也是怀着好奇之心去看它吗?它是我那么熟悉的,熟悉到可以夸张地说记得它的每一条街巷,甚至每一棵树。但它似乎也是陌生的,就像我是第一次来看它,就像它从前只是在我的想象里。它是一个不倦的情人,忽远忽近,亦真亦幻,永远是我的秘密似的。

我要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走近它,和它肌肤相亲,听它呼吸。我可以没有穷尽地思念它,把下一次的见面,当作是初见的欣喜。

与我同游的朋友,他们不会知道我对这个小镇怀有什么样的感情,他们可能不会相信,我对它的了解,虽然曾经极其深入,却是永不满足的。它是一棵奇异的树,站在原地,每年春天绽放新芽。它是一个深藏于心的名字,我越是思念它,它的面目反倒越是模糊了。而它又常常在不经意间浮现,那么清晰,如镜子里的一张脸。



有陌生来电,似曾相识的号码,接听,竟是熟悉至极的金山乡音,一个女声,扯着嗓子喊:薛老师,小区要做水管改造,你什么时候回家?

原来我在金山石化的小区物业。是的,我在杭州湾畔有一所房子,五年多了,我的房子敦实而寂寞地关闭着,里面什么都有,客厅、卧室、厨房,还有书橱一墙、钢琴一台,还有,很多很多读过的和没读完的书……物业打来电话,那贼亮贼亮仿如呼喊的声音,令我想起当年当上老师后的第一次家访。

学生家住金山农村,那时候没有手机,扛着农具去田里劳作的农人乡邻就是导航。向一位提菜篮的农妇问路:某村某组某家在何处?她抬手指向前方,一开口,迎风飞扬四个字:入北一挺!

往北一路走,果然,白墙黑瓦翘檐的农家平房立在阡陌尽头。

还记得有一次,金山本地的同事教训她班里的学生,十六七岁的男孩子,要退学去跟人做生意,同事断然喝道:悬空劲!贼亮的声音,凌厉、自信,就像训自家的儿子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句金山方言,“入北一挺”和“悬空劲”,金山人的耿直和踏实灵动彰显。

五年前,我到市作协工作,不再常住石化城。每遇新同事问我:“你是哪里人?”我总会犹豫片刻,我想回答“浦东”,那是我真正的故乡,可又舍不得不说“金山”,因为我在金山生活了二十多年,那所杭州湾畔的房子里,仿佛还锁着我青春的森林和大海。

说说我迷恋的那片防护林吧,就在石化城的纬二路到纬三路之间。我的第一份工作,就是防护林以北、铁道边的那所学校。那片隔离了生活区和工厂

区的偌大树林,成为我第一篇小说的背景。小说写在一本练习簿上,至今还在我金山的居所里收藏。我从未告诉过别人,写下这篇小说,是因为在防护林里,一棵年轻的小香樟

我青春的森林和大海

薛舒

树下,我的初恋开始了。

不知道有多少石化人的初恋是在防护林里开始的,那时候,我还刚刚成为一名实习教师。站在讲台上,每天总有那么几次要被铁道口的鸣笛声打断,彼时,我和全班同学一起扭头看向窗外,火车来了,延绵不断的油罐车滑过二十米之遥的铁路,震感波及教学楼,我们在心里数:一二三……十六、十七……最后一节车厢过去,我们不约而同地轻轻叹息,意犹未尽,听见台下窃窃私语……我比我的学生大不

了几岁,我们有着同样的好奇,以及对世界从不设防的靠近。

多年后,我受邀为一班老年合唱团排练,场所居然就在防护林里,那是一座无需购票的森林公园。浓郁的树荫下,合唱团员各居一席之地,我拉手风琴为他们伴奏。排练间隙,我四顾搜索,想找到当年那棵承载了我爱情史上第一次表白的香樟树。然而,满眼都是香樟树,高大、茂密,风过,每一棵大树都唱着“沙沙”的和声。它们长大了、长老了,很多很多的初恋曾在它们脚下种植、成长、开花、结果,抑或,夭折。我找不到属于我的那一棵了,又或者,它一直记得我,记得任何人,是我们不再记得它。

在石化城生活的人,都喜欢晚饭后去散步,我也一样。我们用两条腿走路,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沙滩上,走着走着就走进了芦苇滩涂,走着走着就看见了无边的大海,和海浪深处的小岛。也会巧遇我的学生,小情侣骑一辆单车,在海堤上飞驰尖叫。当然,我不会喊他们停下,也许,没有早恋的青春才是有缺憾的青春。抑或说,这

海边,这浪涛声中,这夕照下的芦苇滩上,谁能说我又不是载着一份爱的期许在体历?

是的,大海总是更容易孕育与爱相关的故事。终于有一天,在海边,我被我的学生叫停:老师——扭头看,自行车飞速追上,戛然停住,男孩一跃而下,指着后座上腹部微隆的女孩:老师,我们要做爸爸、妈妈啦!

那是已经毕业的两个学生,也许他们早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开始谈恋爱,也许,我亦是发现了他们早恋的迹象,也许正是因为我并不明确的“也许”,成全了如今的他们,是的,我更愿意这么想。

在上海,没有哪个地方如石化城这般拥有整片蓝色的大海,甚而与海共存。也没有哪个地方如石化城这般,拥有数公里连绵浩瀚的防护林。它们是我青春的大海和森林,我把二十多年的日月种植在了这里。每每想起金山,总会生出一些无以名状的思恋,抑或隐隐忧患,即便是小区物业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叫:“薛老师,你什么时候回家?”

记忆顿时被唤醒,那是我的第二种“乡音”,我默默地告诉自己。



葡萄牙-奥比都斯婚礼之城

屠春怡 摄

手机每天都会收到各种“不速之客”的来电,有推销白酒的,也有推荐外地楼盘商铺的,而居多的则是各种贷款……一天少则五个,多的十几个,不堪其烦!

网络电话谁来管

胡海明

而这些推销电话有一个共性,即多是通过网络平台呼出的虚拟手机或座机号码。起初笔者以为这些号码是通过实名认证的手机或座机号码,但回拨过去听到的是“你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”。有一次出于好奇,我问一位推荐贷款的小姑娘,才明白打过来的是网络电话,她告诉我,呼出的网络电话是不需要付费的……这就难怪了,因为免费,所以各种骚扰电话也就甚嚣尘上了!

此类以“95”开头的骚扰电话才得以遏制。没想到一个“变种”的骚扰软件又通过网络平台脱颡而出……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一位通讯方面的专家,专家说,任何电话号码的呼出都是需要一个平台作技术支撑的,即使是网络电话也不例外,而这个平台就是我们的三大运营商。如果离开平台,离开技术支持,那么这些骚扰电话就成了无水之鱼,形不成气候。

说到这,症结所在就已经一目了然。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,只要我们的运营商严把准入关,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监督机制。方案是有的,那么,怎么落实,是否作为呢?拭目以待。

为不断拨打各种骚扰电话,激起公愤,经媒体曝光后,相关部门迅速出击采取措施,经过整治,

我有位朋友经营小笼包馄饨店,总寻思着怎样才能提高质量,吸引吃客。当然好吃是王道,食材是正道。比方说,其店里除了小笼包和馄饨,还有酸辣汤,因为酸辣汤和馄饨是小笼包的绝配,一湿一干,吃着舒心悦意。于是他在酸辣汤的食材上动足了脑筋,牛肉啦、鸡蛋啦、面筋啦,粉丝啦都定点定制采购,其后又用了海参,显得“高大上”了,馄饨的皮子也定点加工。但仍不满意,遂全城觅头发似的逐家馄饨店“私行察访”,终于尝到了一家最好的馄饨皮子,薄、韧、滑、透明,口感出色,便买了生馄饨回去研究

研究,不研究便罢,一研究吓了他一跳,经检验,原来这馄饨皮子是加了化学添加剂的呀,他断然拒绝效仿,宁肯口感稍逊,也绝不干这样的勾当。我听说后认同并支持他的做法,由衷叹一声:“馄饨不可混沌!”

日前这位朋友请我去他店里品尝新的品种,我欣然前往。及至端上一碗热腾腾大蒜叶青翠、蛋皮丝娇黄、汤水乳白、胡椒喷香、模样儿标致的馄饨,我未动汤匙,先击节喝彩一声:“好一碗手推皮馄饨!”朋友问:“你怎么一看就是手推皮馄饨?”我便说,“这是咱无锡特有的一碗馄饨,沪宁线闻名,早年

手中卷起白玉兰

吴翼民

无锡籍民国元老吴稚晖每天必去崇安寺吃上一碗呢,我从馄饨的汤水和模样就看得出来,从前许多店家都有,现在肯耗工夫做此的已经不多,因为至少得有两个员工专门侍候,一个揉面擀皮子,一个包馄饨,还不包括熬汤水、加汤水和下馄饨的人工;店家大多图省力省事省人工和成本,都用了机轧的皮子,肯一坨一坨揉、一剂一剂摘、一张一张擀、一只一只包委实不多啦。”朋友遂让我品尝后再评论。

不吃早饭增加动脉硬化发病率

张家庆

的危险性增加约75%,而全身动脉硬化增加一倍以上。所以专家说,你早饭吃得越好,动脉发生斑块就越少。而吃不吃早饭,谁都知道,可以说改就改的。

研究者对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多国银行总部的4082名雇员进行了前瞻性研究,年龄40至54岁,男女都有,在开始时并无心血管事件,调查了他们生活方式及多处血管影像资料,完成检查者共4052名。

以近15天的早餐计算,分为三类。①免早餐,甚至多喝咖啡等;②低能早餐,占全天热卡的5%至20%;③高能早餐,占全天热卡20%以上。第1类占全体的2.9%,第2类占69.4%,第3类占27.7%。

每人用超声检查了双侧颈动脉、肾下腹部主动

为什么不吃早饭会造成这样的结果?

其原因是复杂的,与文化、社会及心理等因素有关。这些人往往不到吃中饭时就会饿而去吃点心,热卡并不少,有些人因胖而不吃早饭,其实很可能因多吃零食而胖,正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互为因果。总而言之,一日三餐,还是老老实实吃为好,反正早上你也不会吃牛排,像上海人吃的“四大金刚”,花费不多,又使身体健康,何乐而不为?

作字

那秋生

苏东坡有一篇短文《书舟中作字》,记下了乘船时遇到的一次危急险境:“将至曲江,船上滩欹侧。撑者百指,篙声石声萃然。四顾皆涛澜。土无人色。而吾作字不少衰。何也?吾更变亦多矣,孰笔而起,终不能一事,置与且作字乎?”只见:急流险滩中,逆水之舟上,东坡先生依然淡定静气地挥毫写字。颠沛的人生和不可预测的命运,往往赋予仁者大智大慧。若是提心吊胆,惶惶不可终日,既不能解脱困局,还枉费了一生光阴。于是,悟透命运的苏东坡,也就习惯了静观危局,处变而不惊。

七夕会

推皮子上,可见传统美食的货真价实,花里胡哨甚至歪门邪道绝非长久之计。他起初有些担心,吃客认不认这货?结果不仅中老年朋友喜欢,连青年朋友和小朋友也喜欢,就喜欢那精致的手工范儿和好口味,把他店里常规供应的大馄饨、绉纱馄饨都压了下去,两位专职师傅都来不及打理呢,他正打算招兵买马扩大这门类经营,让更多的吃客来感受传统点心的精美。

——手中卷起白玉兰,指端开出芙蓉花。传统美食能保留至今,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啊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